

第十七回 孔良宗負義薄東翁

先生失館詩

紫燕銜泥二月時，先生失館竟何為。
仲尼有道終歸魯，孟子無心肯事齊。
賣劍祇因嫌價少，彈琴應為識音稀。
鸞鳳暫出丹山外，要借高梧第一枝。

世上萬般生意，惟為人師者尊重無比。就是人家朝夕焚香禮拜的，止得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這五個字。至於人家一請先生進門，就是朝夕供養，猶如敬重父母一般致意，那一個敢怠慢著他。所以為師者當盡自己的學力盡心教訓，方不負東家一片致誠的真心。如今先生未得到六個月中，便思量鑽謀下年的書館。一聞某處是個好東翁，供奉極盛，館穀極肥，便心裏夢裏想著，務必央人去講。略有一面之熟，便去撻面皮，求薦書，謀得到手。初然坐館，便勤勤謹謹，講書講文，不辭辛苦。待其下人，極其寬厚，叫小使小官、阿哥、大哥，下人無不歡喜。待學生就是幫閑的奉承大老官一般，舉動無不逢迎之意。直至過了端陽，半年束修到手，下半年便又不同了，諸般都懶散起來，這山望見那山高，終月往街坊打聽某處有好館又去鑽謀了。所以有恆業而無恆心，把人家子弟弄得不得尷尬，誤人之事，最為可恨。

如今且說個請先生鄉紳。這官宦住在浙江嘉興府秀水縣，姓江名字五常，官居侍郎。祇因無子，半百之年，便告了致仕。大夫人無得生長，連娶了六個美妾，越著緊越沒影響了。又曰花多不得子，寡欲多生子，有了六七個妻妾，一夜一房，尚且輪流來也是疏懶的了，還經得空了幾夜不成。大夫人又道：「你年過半百，也算是老年的人矣。看了這般光景，子息不能數了。還須查看同房，該應繼立嗣子一個，免得一有差，這萬萬家財被人搶去。又無後代，悔之晚矣。」江公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遂將胞弟次子江文，擇日請親，承繼過來。

這江文方得九歲，正要緊讀書之際，江公遂將要請先生一事，對親友說知。那薦書雪片一般來了。江公為難，聽分上一個也不成，遂著家人往餘姚打聽，近時宗師考在優等生員請一個來。家人領了主人之命，竟到餘姚，往學裏去查。有一個孔良宗，乃提學歲考批首，也有館的，因東家止得一個學生是獨請的，不期學生得病而亡，正失了一個肥館，在家嘆息。卻好遇著江家差人來請，十分快活，厚款來人，次日收拾起身，同了家人一路而來。纔下得江船開得幾丈路兒，卻遇潮來，滿船之人都道：「順流利市。」來到江家見了主人，相見甚歡。

大凡做先生的果然有不樂之處。妻子在家守有夫之寡，自身在館坐無罪之牢。守了一年，纔得釋放歸家，一似囚人遇赦的一般，好生快活。未及一月，又要分離，正是纔得相逢又別離。

且說江公見先生篤實沉靜，便已放心。打聽得浙江按院乃是同門同年學道又是相知，他心中要到西湖遊玩，因便耍耍回來。帶了幾個家人，兩個小使，動用之物，無所不有。別了妻妾，到書房別了先生，一竟而去了。

這些家人媳婦并同小使丫頭，一見主人出門，一似開籠放雀的光景，都往門樓下玩耍去了。連書房中茶也沒個人拿。大夫人著那服侍揚州姨娘的使女素梅拿茶，送到書房中來。先生看見道：「有勞姐姐送來。」素梅道：「這些小使，但是老爺一出門，他們都去白地了。無人在內，著我送來。」先生道：「多勞你了。」去不多時，祇聽得裏邊一路兒歡笑出來，都往前廳去了。先生聽見，便問江文：「是甚麼人？這般歡喜。」江文立起身來，往外去看。連學生也不進來了。先生見江文不來，要去叫他進房讀書。走出房門，往廳後張看，這一張，弄得一個老實先生反做了虛花浪子，一時輕浮起來。祇見六個美人生得：

媚若吳宮西子，美如塞北王嬙。
雲英借杵搗玄霜，疑是飛瓊偷降。
肥似楊妃豐膩，瘦憐飛燕輕颺。
群仙何事謫遐方，金穀園中遺像。

先生雖年年坐館，各處鄉紳人家處過，自不曾見有一家六個，都是國色天姿的俏麗，人人美貌。看了裙邊之下，弓鞋各有長短，大小不同。止得一人穿玄色綠紗衫襖的美人，那一雙小腳，實是小巧，令人愛極。正在張望間，祇見門公報道：「許相公來望大夫人。」那一個美人跌身就轉，往內一跑。先生慌了，急回身一走，忘記後軒門檻，一跤絆倒，跌個合撲。一眾美人見了，都忍不住的咯咯之聲。有一個笑字謎兒，說得有理：

說價千金可貴，能開兩道愁眉。
或時扯破口脣皮，一會歡天喜地。
見者哄堂絕倒，佳人捧腹揉臍，
兒童拍手樂嘻嘻，老少一團和氣。

先生跌倒不起，江文來扶。那一眾美人都掩了嘴兒，並進去了。先生歸房坐下，與江文說曰：「因你去久不來，出來喚你。不期女客進來，急欲回避，忘了門檻，一絆跌倒。被這些女客笑了。」江文道：「是許家表兄來望家母，這些姨娘們要避，走得快了，倒把先生累了一跌。」先生說：「我這一跌，足值六千銀子。」江文說：「怎生解說？」曰：「豈不聞美人一笑值千金，如今六個美人一笑，豈不值六千銀子。」江文說：「想先生這一跌，連屁也跌出幾個來。」先生說：「為何？」江文說：「我見六個姨娘，都是掩著鼻子的。」先生說：「這般一跌，倒是個及第先聲。」

又問學生道：「那穿玄色紗襖小小腳兒的，叫做第幾位姨娘？」江文道：「這是前年到揚州娶的新姨娘，李姓。他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、女工裁剪，件件會的。我父母都喜歡他，把內庫金銀皆托他掌管。方纔送茶來的素梅，是伏侍新姨娘的。」先生道：「天雖未晚，我因跌了，不耐煩久坐，對課進去罷。」出課曰：

南國佳人，膩玉容顏真可愛。江文對久不就，先生說：「你方纔說，新姨聰明得緊，何不拿進去與他對書？」

先生叫轉來，「此課祇好與新姨一人知道若被別人曉得，非惟說你資質不好，連我也有失教之名了。」江文說：「不須吩咐。」竟往新姨房內，取出課來要他對就。新姨看了，笑道：「這跌不殺的麥稜包，還要油嘴。」便寫道：

西齋學究，謙恭著地假斯文、江文拿了來見。先生笑曰：「他來譏諷我跌了，故曰『謙恭著地假斯文』，倒也是個作家。」又笑道：「我雖然不該挑他，他也不須諷我，不免再改一對將進去與他，看他怎麼。」

東牆秀士，偷香手段最高強。寫罷，呼江文說：「新姨取笑我，如今我改過了，你拿進去與他看，可改得好麼。」江文拿了，到新姨房裏。新姨道：「這蠻子可惡得緊，且留在此耍他一耍，看他如何。」叫：「公子，你去回他，說此課對得好，留與老爺回來請教，祇是東牆高，看跌壞了。」江文直道其事。先生慌了：「若真與東翁看，成何體面。」便又著江文進去討了出來，新姨故意不與，叫小使送夜飯出來，那裏吃得下去。長嗟短嘆，無限憂愁。直至更深，一些不用。小使依先收了進去，新姨看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我原作耍蠻子，卻認了真，害了食不下咽。明早著素梅還他罷了。」次早起來，把前對批在後面道：

恁般膽小，不算高強。即著素梅拿了還他。那素梅嘴角極會尖酸，見了先生道：「先生對得好課，倒恰是楊修的撓對。昨日跌壞了，晚間正好用些酒兒活血。緣何反不要吃？豈不聞：有酒食，先生饌！我曉得先生的心事，祇為著偷香手段。我再三與新姨說了，拿來還你。把甚麼來謝我？」老孔見了對聯就是得了性命一般，好生歡喜道：「好姐姐，我明日投在你腹中，生個梅子補報。」素梅曉得取笑他小名，便回道：「這等是個酸胎養的，還吐酸子。」先生道：「我這梅子拌白糖，名為細酸，極有甜頭兒的。」素梅道：「細酸我嘉興極賤之物，連薑絲昨日價錢都跌倒了，祇好與麥稜包一樣看成。」先生暗想道：「好個利口丫頭。」祇得回道：「你嘉興人慣喜扯這般臭蛋。」兩下各笑起来。老孔正要把那對的字紙來扯壞，祇見後邊批了二句。看道：「恁般膽小，不算高強」便又一時胡想起來。正是：

一時造下風流孽，千古傳揚輕薄名。

祇見江文出來讀書，見了先生施禮。與素梅道：「新姨喚你進去。」素梅去了。這老孔道：「他批此八字，說我膽小，做不來事，明教我放膽大些，纔是手段。我如今不免吟幾句情詩送去與他，著有意必有回頭話，又似留作對聯的光景，我看他親筆批語在此了，怕他怎的！」把江文早間功課完了，取筆寫曰：

風流雅致卓文君，借此權為司馬琴。

今世有緣前世種，忍教咫尺不相親。

又曰：

藍田雙玉已栽根，纔得相逢便記心。

海內易求無價寶，世間難得有情人。寫畢封好了，下午素梅又拿茶來。先生道：「梅姐，今日又有一對，煩姐姐送與新姨一看。」素梅笑道：「明日不要又急，今番不與你討人情了。」先生道：「我如今有了新姨年庚在此，是一宗姻緣公案，還有甚麼急！」素梅忙問道：「甚麼年庚？」先生笑道：「這批的八字，豈不是年庚。」

素梅祇得拿了進去遞了，新姨拆開來看道：「這麥糟包漸漸無禮了，存下在此，必定要與老爺看了，趕他回去。」素梅說：「他且是不怕，道：姨娘批的八字，當作年庚，與老爺看，反惹是非，不要理他罷了。」

且說江衙裏娶的第三個妾姓王，是蘇州人，家中喚他做蘇姨。腳雖大於新姨，然而容貌各有許多媚處。他小名楚楚，也是個粗通文墨的女子。他與新姨兩個，比眾分外過得相厚。這時候恰好走到新姨房裏。見了桌上詩兒，新姨把昨日的對談其原故，「他今日又將此詩來輕薄，本要說與主翁，奈何對後批了八個字兒，恐惹猜疑，祇索置之不理，便宜了他。」楚楚道：「昨日偷觀我們，已遭一跌，已不成先生體格。今又如此，是一個浪子了。」一邊說，把兩首詩拈齊了，籠在袖裏。歸房想著：「我家主翁有十萬家私，用此少得一個親生兒子。如今我移花接木，把些情兒結了書生。一點好心，到了田地，黑暗裏認做新姨，倘僥倖度得一個種兒，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了，不宜錯過機會。正是：

慷他人之慨，風自己之流。有何不可？」即時揀了一盒兒沉香速，著使女春香，悄悄拿去道：「是新姨著我送上先生，多多致意。素梅口快，以後有話不拘大小，一概勿與他言。待我出來傳言方可。」一竟往書房裏來。

恰好江文又往外邊去了，春香把香盒送與了他，把楚楚吩咐言語，一字不差傳與老孔。那先生歡喜得頓足拍手的笑道：「姐姐在此坐著，寫一字兒，代我送與新姨。」寫道：

荷蒙嘉情隆重，賜我名香。雖雞舌龍涎，莫過於此，再拜領入。香煙透骨，恩已銘心。謹奉數言，聊申鄙意：

仙娥賜下廣寒宮，透我衣襟襲我床。

情似文君愛司馬，意如賈氏贈韓郎。

木桃愧乏瓊瑤報，銜結須歌壞草章。

且把笑尖深致意，斗山恩愛敢相忘。

封好了，遞與春香：「多多致意新姨。滿懷心事，盡在不言而已。」春香拿了，遞與楚楚。看罷笑了，正是：

李代桃僵，指鹿為馬。楚楚存了私心，每每著春香送些香的花兒，或香的袋兒，謹謹密密，別個一些也不知道。

一日，老孔偶出書房，恰遇新姨出來。便笑吟吟上前作揖。新姨見了，回身竟走。老孔立得身起，人已不見矣。遂想道：「這幾時怎生相愛，緣何今日不理了。我左猜右料，他還是恐被人見，怕看破機關，故此避去，倒是個老到的婦人。也罷，不免再寄一首情詞與他，要他回音，看他怎麼。」詩曰：

朝思暮想俊佳人，想得終宵好夢頻。

夢裏許多恩與愛，醒來不得徂沾身。

又曰：

忘餐廢寢害相思，短嘆長吁祇自知。

求懇多情通一線，勝如獲得夜明珠。封好了，恰好春香送一枝茉莉來。先生笑道：「果然我料得不差。」悄悄將詞兒付與春香去了。楚楚拆開一看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趁此要討回音之際，答他兩句。成全美事，有何不可。」寫曰：

明珠韞櫝斂光芒，不比尋常懶護藏。

念汝渴龍思吸水，送些雲雨赴高唐。又寫賤妾揚州李氏拜。封完與春香說：「教他今夜掩門而睡，切勿留燈火，夜深來也。」春香

把楚楚之言，悉對先生一一說了。

老孔喜不自勝道：「春香姐，你與我拜上新姨道小生開門相待，萬萬不可失約。」春香去了，老孔心裏便如蟲鑽一般，那裏坐立得住。巴不得就是黃昏，也虧他捱到晚了。他將酒吃得罄盡，便和衣睡了。楚楚著春香，把幾重門先自輕輕開了，將近黃昏時候，衙中俱已睡靜，便同了春香，悄悄兒走出重門，竟到書房門首。春香竟自向內去了。楚楚捱到床邊，摸著先生，猶如夢裏，把他推了一下。先生失驚，急走起來，貼著楚楚，便一把摟住，叫聲：「親親，好妙人。」遂去與他解衣就枕。登時雲雨起來：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濕羅裳。

個中美趣惟心想，體態惺忪意味長。

又曰：

形體雖殊氣味同，天然好合自然同。

相憐相愛相親處，盡在津津一點中。須臾，雲停雨止，先生問曰：「那日初見你之時，我見六位嬌娘，惟你的腳兒最小；六般容貌，惟你面龐最好。我如今把你的小小腳兒，待我捏上一會，以消我初時想頭。」楚楚腳是大的，恐怕識出，便道：「我的腳怕疼，捏他怎的。明晚帶一隻舊鞋兒與你，閑時消遣，豈不是好。」先生笑道：「如此足見盛情。」先生把前事細問，楚楚妝新姨體態而回之，在先生竟為新姨，十分快活。

不覺金雞三唱。楚楚恐怕略有天光，露出不便，遂起身穿衣而別。先生送至後廳，楚楚把門一重重仍先拴好，進房睡了，直至晌午，方起梳洗。忙忙裏想起鞋兒一事，竟往新姨房裏走來，恰好新姨料理午飯。楚楚乘他匆忙之際，到他床頭檢得一隻風頭紅鞋，籠在袖裏，走出房門，歸到自房。想此番認定新姨斷無疑了。晚間拿了紅鞋，仍如昨夜做作，夜至明還，已有十餘次了。

先生一夜間問曰：「前日學生說你掌管金銀之庫，何不以此須贈與知己，勝如坐此寒毯，守得幾何？」楚楚說：「這且少待，自然有贈。」次日，楚楚自想道：「他祇把我當作新姨，希圖厚贈。若與他，祇我實無私蓄；若不與他，猶恐不像新姨。」自此往新姨房中，失於收藏之物，而即攜歸。祇新姨房中累失酒器衣飾等，楚楚竟付與先生矣。老孔十分歡喜。

不期一日，江公杭州已回，出來望了先生，並督江文工課。一日也不見缺，好生歡喜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個纔是先生。」便十分恩愛。楚楚此時十日之中，便祇好二三夜會合了。

先生坐到十二月中旬，將擇日解館，進去拜見江公，欲言其事。江公出見。說及此事，江公道：「老夫正有一言奉告，新正月初二日，乃是寒荊五旬，未免有幾日事忙，老夫明日把束修奉了，屈老先生在此過年，明年就好借重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先生心下一想道：「有了束修，寄到家中與父母妻子，自會料理。在此過年，明年館已穩了，況新姨恩情正美，惟恐失了此館。今既有此機會，豈宜推托。」便道：「謹領尊命，既有所賜，待晚生明日托一鄉裏，早寄回家，便可安心了。」江公說：「極感，極感。」

次日老孔往六裏街打聽，看有得托的鄉裏，尋一個寄回。恰好撞著一個鄰居，也是餘姚學秀才，叫做于時，在宜公橋王家處相見了孔良宗，道：「兄今年在那裏設帳？」良宗竟說：「在江公府上。止得一個學生，束修也有二十四兩，還有許多好處。恰好新正月初二，乃大夫人五旬，恐有賀啟酬答，老先生留我過年，有些些束修，特覓一個相知，托他寄回家下。幸遇仁兄，敢爾相煩，望毋拒卻。」于時見說道：「這是順帶公文，有何不可。明日小弟到東翁處來領便是。」

良宗別了于時，回到館中。晚間又與楚楚耍了一夜，還在床上睡著。江公著人為一禮帖，送了二十四兩修儀，外有禮儀二兩，送與良宗。家人見他睡著，故意弄他醒了，送與先生。良宗道：「多謝多勞。」隨謝了三百文錢，以作勞金，回一謝帖去了。

尚未梳洗，又見于時已到書房。良宗一見，忙道：「得罪，請坐。小弟因清晨身子不快，因此纔起，有失迎接。」著小使取茶相待，自己一面梳洗，一面修書，並修儀節禮，共二十六兩，俱各封起。不想于時於文具中，取梳子梳髮，見下格有紅色之物，鮮妍可愛，掇起上格一看，是一隻紅鞋。鞋兒內有一封字紙，見良宗不管，他忙取了籠在袖中，急把梳具放了坐下。良宗忙完，穿了道袍，重新施禮，將銀子家書一一交付明白，便拉了于時往酒店少談。于時初然推辭，想紅鞋一事，必然有因，坐談之際問他明白，倒也有趣。

一時列下酒餚果品，上下坐定，兩飲三杯。于時欲要問起紅鞋之事，恐開口時，他又隱諱，我如今不免無中生有，假出一個情人逗他，那時自然吐出真情。便道：「孔兄，你我做先生的人有榮無辱，乃是世間一個自在仙人。」孔良宗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于時道：「前年我在餘杭一個富家處館，他家有一位妹子，是個青年寡婦，回娘家守制，且是聰明。我其時在館，把自己心事寫一首詩，粘於壁上道：

一鐸喚醒千古夢，五經鑿破半生心。

三冬事業圖書府，十載生涯翰墨林。

一日出外訪友，他走入書房，把我四句歪詩圈得瀰漫。我回來看見問道：『何人到此，把我胡言這等濫圈？』他便著使女悄悄地出來道：『是我家姑娘圈的，道先生的字字珠玉，實是愛極，故此言實。』此時被我把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，做詩一首，寄將進去。他便把崔張月下佳期的詩兒，送將出來。到晚來遂成鳳友鸞交。況有許多私贈。就是做十年的館穀，也不能有他這許多珍寶。那邊是一個白衣人家，今兄處這般富貴之家，姬妾婢僕，也須尋見一個，以消遣寂方好。」

良宗笑而下答，于時見漏他不出，道：「說話多而吃酒少，來，我與你猜拳。」良宗一連喝了五杯，已滿懷酒意。于時又去激他道：「想世間露水夫妻，也要有福人承當。那無福小人，連夢一世不能做得一個。」良宗道：「這些人家常事，何必提他。」于時大笑起來：「據兄此言，畢竟也曾遇著些趣事而來。」那時老孔酒罩了臉，又被于時奚落他，比著無福小人，一時間便沒了主意。把新姨娘之事，從頭盡底說一個暢快。于時道：「我說這般大人家，豈無一個愛風月的。」把酒餚吃罷，會鈔而別。

于時十五日解館，十六日下午回至書館。又到江衙裏來別良宗。老孔送他出門，竟進來了。于時心下不樂道：「嚴冬之際，干干條條與你帶了一封銀子，盤纏也不送我幾錢，送也不送幾步，竟自踱了進去，好生輕薄！且過了殘年，和他講話，」在船中把他束修拆開，將自己逼火沖頭，換了好的，祇得二十兩，落下四兩並禮儀二兩，送至孔家道：「束修廿四兩，臨時取出四兩，道要辨江夫人壽禮，故此留的。」孔家父母自然信了，千恩萬謝送他出門。

且說老孔在江公宅上，過了殘冬，好生厚待。一到初二，一家忙將起來，連日戲文，直至初十方閑。不覺又是十三，乃上燈之夜。這日下午大雨傾盆，直至十五未牌，方纔雨住。那嘉興城裏，十分好燈：

天放晚晴，人逢元夜。錦屏已掛，鐵鎖初開。燈連壁月之光，月讓彩燈之勝。往來似電，驚將雲母琉璃，倚畫如山，調就元宵。

碧。費數金而不惜，工一月而後成。纖巧窮焉，繁華極矣。爾乃冶女傾城，遊人出戶。閨中妝好，寶釵不惜盈頭；道上肩摩，團扇輕持障面。鑿百陂而色皎，臨九陌而態嬌。絲管留人，滿市春聲細細；綺羅弄影，一庭香月娟娟。雖五女門前，貧無燈火，三家村裏，富有梅花。莫不陣陣風流，從俗竟迎劇婦；紛紛語笑，當場寧怕金吾。憐珠果之輕拋，喜菱花之再合。金貽條脫，玉笑步搖。願留真怕顏羞，欲去番愁意斷。誰能閑坐，亦復相思。大惹芳心，雖向此中命酒；無邊樂事，強從此夜看燈。倚醉玉而生春，步香街而似畫。花芒牽袂，笙歌鬧市忘歸；燭焰成灰，斷送情癡慾海。燈開不夜之天，人賞長春之景。

至十七日方纔燈罷。十八日江文重新上學，先生又是一種教法：每早誦讀時文程墨，午前做兩個破題，午後講「通鑿」諸子百家。忙碌碌，一日並不曾閑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去年六月，楚楚思量僥倖懷胎，與先生做下此事。不期天從人願，遂爾懷孕。交得三月初一午時之候，生下一個兒子。不要說江公心下大喜，他家中若大若小，誰不歡笑。孔先生道：「到得六歲，又是一個小學生。」楚楚十分快活，那鄰居家無不稱美。三朝滿月，未免作慶開筵。不想楚楚產後勞煩，遂成產怯。忙僱了乳母，早晚乳哺小兒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于時去年氣惱良宗不過，一心要將紅鞋兒做成個紅老鼠，使他坐館不成。偏生又在杭州湖市教書，無人往來，祇得停住。一日，合當有事，恰好門前閑走，抬頭忽見上年王東翁管家往北而行，于時連忙叫：「王家阿哥，你到那裏去？」王管家回頭，看見是於先生，慌忙走將轉來叫道：「于相公，在此何幹？」于時道：「此間是東翁家裏，你進來請坐，我有便信勞你，寄與江御史。」王管家道：「決寫便了。」于時進了書房，提筆在手，思思索索，不便寫書。沉吟一會，道渾著寫一詞兒，那做官的自能會意，況又不知是那一個的，又怪我不著，十分上計。寫道：

新姨嬌養古揚州，繡得紅鞋雙風頭。

祇合蘭房雙廝守，何緣偷度越溪流。將當日楚楚回詩，並一隻紅鞋，自己四句，對作一處，外把封筒封好。上寫江老爺書，付與王管家道：「你遞與江衙門上人，傳了進去便回，不必等復。」又送一百文銅錢，以作酒資。王管家收了，作謝而去。

次日，到了嘉興，往江衙門首經過，忙向順袋取出于時之書，付與門上人，竟自去了。門上人忙問姓名不答應，他竟去遠了。門公祇得投進。江公見書，忙問：「那一家送來的？」門公說：「遞了即去，問他不答應，竟自去了。」江公到房中坐下拆開，不見副啟，又沒有名帖，卻是大大紙包。夫人笑道：「這封書倒也改樣，怎生這般一個妝束。」江公又拆開看，卻是一隻紅鞋與兩張字紙。夫妻二人吃了一驚，連忙屏去一眾男女。江公把一張字紙拿起來看，上寫著：

明珠韞櫝斂光芒，不比尋常懶護藏。

念汝渴龍思吸水，送些雲雨赴高唐。賤妾揚州李氏拜。

江公滿面通紅，又去取那一張去看：

新姨嬌養古揚州，繡得紅鞋雙風頭。

祇合蘭房雙廝守，何緣偷度越溪流。江公看罷，登時大怒道：「這賤婢敢私通孔良宗，辱我門戶，二人決要置之死地。」夫人勸曰：「相公且請息怒，奴有一言容啟。這小小鞋兒，果是李家的了。這詩竟不似他的口氣。且字跡一發醜得不像，竟似楚楚筆跡無二。事有可疑，未可泄漏。待明日先把先生哄了出去，把他房中一搜，如果有私，必然還有別物。那時再處，不可造次纔是。」

江公次早，著人約了許表侄，與他三錢銀子作東，請先生出城外耍了一日。至晚方許放他歸來。老許登時到姑夫家裏，見了姑娘。夫人祇說：「你扯了先生出去使了，至晚放他歸來。」老許把先生扯了道：「陪我去城外耍耍。」不容放轉，一把扯了就走。孔良宗門也不曾關得，竟自去了。江文又同去耍了。

江公自己同了夫人，走到書房一看，見一隻皮箱封固緊密。江公閉上房門，把刀錐撬開了，取出物件，皆是新姨房中物件。江公大怒：「夫人，你說不是，如今物件俱是賤婢房中物，難道差了！」夫人道：「一發疑心了。他這些酒器衣飾，是幾次失的，在裏邊著實尋討，連素梅也搽了幾次。」江公道：「他自暗地送與情人，恐防一時尋起，先自作此故態，以掩人耳目。」夫人道：「他自己的衣飾，那裏查他。再送些也沒人知道何苦反自昭彰。」江公默然自想道：「拿素梅來問他。」

須臾，素梅來到。夫人道：「箱中的物件，你可認得？」素梅一看，便哭將起來：「為此物件，新姨撈我幾次，打了許多，怎生到此間！」江公罵道：「賤婢，做得好事，李氏幾時與孔良宗私通起的？」素梅說：「此話那裏說起，新姨為人，貞潔自許，並不妄發一言，凜凜冷面，何人敢犯，怎生說起這般話來。」這話傳到新姨耳內，倒吃了一驚，竟自走到書房。江公怒道：「這些物件，怎生到此間，快快實說！若有虛言，送官盡法。」新姨看罷了，又驚又氣，那裏說得出口。江公袖中摸出紅鞋，並那二詩，放在桌上。新姨看罷，說道：「這幾句歪詩，先已好笑，這筆跡難道認不出的！」素梅立起，上前把楚楚詩兒一看，是蘇姨筆跡，道：「是了。」隨附新姨之耳，悄悄說了一番。夫人忙問：「怎麼？」素梅又在夫人耳說如此，江公怒道：「有話實說，裝甚麼鬼腔。」夫人道：「且收拾這些物件進去。吩咐一眾家人，孔生回來問取物件，竟說不知是了。」道：「相公要明此事，叫春香到後園審問，便知端的。」江公聽了夫人之言，遂一齊進去，把房門拿鎖出來鎖上，竟到後園。

素梅悄悄喚了春香，直至後園廳上。江公道：「拿拶子來。」春香年紀不上十四歲，登時慌了，哭將起來。夫人道：「不許哭，問你新姨這一隻紅鞋，你幾時偷去的？」春香道：「是舊年六月內，蘇姨偷與孔相公的，不干我事。」新姨笑一笑兒：「你如今直說，我房中衣飾金銀酒器，是你偷的，還是別人偷的？」春香道：「偷盜之事我不知道蘇姨著我做幾次送去與先生的。這酒杯是蘇姨晚上自己帶去的，我不知道。」

江公怒沖沖問道：「這樁事怎生起的？」春香道：「一日，蘇姨坐在房中，道老爺巨萬家私上少一個兒子，孔相公青年美質，與他作些勾當，倘留得一個種兒，也等老爺歡喜。料沒人知道。」新姨道：「為何寫去詩兒把我出名？」春香道：「孔相公原屬意於你，故此蘇姨將機就計，認做新姨。見了孔相公，便打揚州官話。」新姨罵道：「沒廉恥，你倒養漢，反把我的名頭污了。怎生氣得他過，我去打他的嘴巴。」夫人一把扯住道：「不可，他作事十分可恨，奈他病勢沉重，祇在早晚了。他若死了，這是現報你了；如好起來，自然定要處他，與你出氣便了。」江公道：「這禽獸定要處他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且慢著，且權時耐住，待至端陽，止得十日光景。到五月初，送了半年束修，好好開交。十分氣他不過，學道與你相好，或放或黜，俱由得你，何必此時昭彰。這個兒子大來，怎生做人？況你官箴有玷，連李娘反污了清白。依了我說處法極妥。」江公嘆一口氣，出外邊拜客去了。

新姨轉轉思量，心中好惱，虧了夫人十分解勸。這幾位姬妾，一些也不知道。家中男婦，瞞得鐵桶一般。所知者，江公夫人李姨娘、素梅、春香五人而已。況夫人發狠吩咐兩個丫頭，若泄漏風聲，活活打死，那一個敢提一個字兒。

且說孔良宗至晚回家，吃得大醉，小使開了房門，至床和衣睡了。直至次日傍午，方走起來梳洗，尚不知失去前物。江公因心中著惱，竟到莊上住下，卻又病將起來。夫人祇得帶了伏侍男婦，自去看管。家中都托新姨料理。

到了五月初一日，新姨封了十二兩修儀，一兩程儀，寫一名帖，著一個家人拿了道：「家老爺拜上個，修儀在此，請相公暫回，待家老爺病痊之日，再來奉請。」家人送到房裏，見先生一一說了。

老孔一時間不悅起來道：「東翁雖然有病，新姨也該留我，為何兩個月不見出來，就這般恩義絕了。」打發了管家，十分煩悶，祇見新姨著家人送一桌餞行酒，擺在廳前，著江文出來陪坐。老孔大失所望，祇得把酒來吸，又叫斟酒：「小使，你與我到新姨房裏，叫了春香姐出來。」那小使道：「新姨房裏祇有素梅，那春香是蘇州姨房裏的，相公醉了。」老孔說：「我倒不醉，敢是你醉了。」小使說：「我家中事體，怎生道：我醉了。我如今叫出春香來，你自問他。」小使進來，見了新姨，說：「先生渾帳，教我到新姨房裏來，叫春香出來。我說春香是蘇姨的人，他還道我醉了。」新姨心下明白道：「你叫春香出去，我隨後出去，耍這蠻子一耍。」

祇見春香到了席前，道：「相公有何吩咐？」老孔道：「我要見新姨，你與我請出來一見。」春香道：「我是蘇姨房裏人，不便去請。況新姨自來，再不見你的，怎生說得這般容易。」老孔道：「春香，你怎生忘了，新姨著你先送香，或袋，或花，或送長短，在我房裏也不知走了幾百次了，怎生說起白賴話來。」

新姨在屏風背後大嚷道：「胡說，敢是見了鬼，敢是失心瘋了，我幾時著他送甚麼與你，好嘴臉，這般輕薄！素梅快出去喚大的家人進來，他亂話了，快快打他幾個巴掌。」祇見走了五六個家人道：「先生醉了，不要亂話，不要說老爺的內室，把你胡言亂語。就是我們的婦女，也沒得把你輕薄。」老孔一時臉通紅了，道：「難道我向來做夢？」新姨恐怕他到外邊，傳壞了他的名頭，忙道：「我家中常有狐狸出入，變男變女，已非一日。莫非被他迷了？他又能把金銀首飾，攝來攝去，神出鬼沒，專一迷人，莫非著了狐狸？」先生見說，把金銀能攝來攝去，忙忙到房內箱中一看，竟是空的。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果然著了精怪。我箱中許多物件，不知幾時攝去了。」新姨道：「我房中物件，失了將有一年，前月夜間，都攝來還了，這一隻紅繡鞋，也成了對。」老孔道：「快快叫船，我即要去。」家人們見他著急，也不知真的假的，止有新姨與素梅、春香，俱在屏風後暗暗的笑得肚皮生疼。新姨道：「你們快喚一隻大浪船，到北新關上去的，快送他起身。果然著了邪。」老孔驚得縮頭的抖做一堆，家人取了行李等物，扶他下落船中。江文送至外邊，撐開船隻不題。

新姨與兩丫頭講：「今日若不如此說明，一世名頭，都被蠻子沾污了。」祇是裏邊說蘇姨發量。新姨吩咐門上快到莊上，與老爺夫人說知：「先生回去，蘇姨將已斷氣，特來報知莊上。」夫人一聞，與主翁道：「蘇姨將死，你可回去一看。」江公道：「等他死後，我氣返返回。如今你去料理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他生了兒子！也不可輕薄。」江公道：「那裏是我兒子，借他怎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又差了，上年六月，你也在他房裏歇來，安知不是你的。況三朝滿月，親友皆知，難道如今再與親友說不是我的，也不像樣。如今的人，有了幾兩家事，便是花子養的兒子，抱到家中認為己出。實實自己生的，還要胡說此言，奴身不取也。」江公道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悉恁尊意罷。」夫人到得家，蘇姨已是沒了。夫人進內，走到房中，見了死屍，哭了一場。吩咐取板合材，各族去報。三朝首七，皆是僧人誦懺超度亡魂。到了三七舉殯，極其齊整。

且說蘇姨一靈，早已趕上孔先生，在他船中出沒。夜間入夢，仍舊認是新姨，弄得十死九生。到了北新關抬在轎上，往湖市經過。卻好撞著于時，在河口看劃龍船，孔良宗落轎，叫：「于老哥，在裏做啥？」于時回頭，見是孔良宗，便敘些寒溫。楚楚靈魂已知紅鞋二事，是他謀害，以致我病中急死了我，便在暗中照于時臉上一掌。于時登時立不住腳，便道：「請了。」就往主人家裏面竟走。良宗上轎，直至江口，楚楚靈魂隨他到家。父母妻子相見，好生歡喜。恰好正是端陽，大家一塊兒坐下吃酒。孔先生多吃了些硬東西，晚上也要盡個久別之意。那病初時鬼渾，漸漸弄得真了，一日重加一日，未到歸家幾個日子，便嗚呼哀哉了。

一靈已赴冥府，一靈守住死屍，一靈恰被楚楚勾住。良宗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楚楚曰：「我乃江家新姨，為何忘了？」良宗曰：「非也，容顏非似，腳也長了。」楚楚方實訴其因。「為此我來等你，明白要赴松江李王殿下聽審。」孔良宗曰：「原來你是蘇姨，冒了新姨之名，結成夙世冤業。未識松江李王是何名也？」楚楚曰：「他是華亭秀士，為人耿直，一絲不苟。上帝敬重厚德，授以冥府君王之職，掌管一切亡魂，我與你免不得要一番審問，聽彼發落，就此去罷。」良宗收了冥財，悠悠蕩蕩，兩個魂靈已過錢塘，早來湖市。祇見于時病在王翁床上，楚楚道：「他去年冬盜了紅鞋，又寄四句無情詩，激惱主人，以致波及於我，為他急死。此恨難消，須帶他往李王處告理。」把他一魂先出，一陣鬼頭風，早已吹至松江。

這李秀士日間攻書，夜裏為王，凡人世種種惡業深重。神人共憤，使差鬼卒勾拿，在速報司管理。如該殺、劓、挫、磨，重刑，把他三魂七魄聚於一個形軀，決不待時之意，謂之速報。如人在世為善，戒殺放生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竟送上金橋河內蓮花座上，任意而為。或願清淨世界，便托生如今蓮池大師、雪關師父之輩；如願洪福，祇是托生富貴之家，錦衣玉食、肥馬輕裘、嬌妻美妾，種種受用。如此富貴之時，又昔修橋砌路，濟弱扶危，不特前生，死後竟上西方，登極樂世界。又如洪福一道有少年登科，早巍黃甲，與皇家出力，盡忠報國。在皇家則圖畫凌煙，名標青史。死後冥府十王如賓恭敬，一靈則入功臣太廟，享萬世祭祀。如孔良宗與楚楚于時這般不善，亦不大惡，莫非為起一時不良之心，就是地府如前邊坐館先生的詩句一般，無鎖無枷，自在之囚，少不得無常攝去三魂，逐散七魄。祇把他一靈兒送入鬼門關，免不得有東岳大王，十起五起文書發到冥府。鬼魂毋分善惡，總要見閻君。這些無拘束的亡靈，未免到冥府殿前去看掛牌。某起於某日聽，如陽間官府，並無二理。這日孔良宗往冥府殿前一看，見一面金字紙牌，上書陰司三戒：

第一戒，房上洗腳下靴鞋。

第二戒，背剪雙手足行走。

第三戒，安桌不可令四腳朝天。孔良宗暗付：此乃背理之事，故此戒止。方看畢，裏面傳叫王楚楚、孔良宗二人。楚楚扯了于時同進。李王先叫孔良宗跪下，又把文書一看，道：「你在江侍御家為西賓，也不該窺視他侍妾了，當時地上把你絆倒一跌，就該回心方是。怎生出對，又起邪念，其間李氏這也罷了，王楚楚你不該寄名隱諱，行此勾當。又不該盜竊繡鞋等物，以累無辜。」又看于時，問王楚楚：「這是你甚麼人？為何扯他。」王氏道：「婦人在生，那寄詩與鞋之人心雖仇恨，未識其人。向後靈魂往杭州經過，他在湖市，被婦人打了一下，去餘姚同了孔生來候聽審，被婦人扯了他一靈到此。」李王曰：「這人未該就死，也沒來文，難據你一面之詞。」叫判官把于時半生之事呈上，把李王看了道：「他去年央你寄銀，先不該盜取紅鞋，後又於酒肆之中，無中生有，起

地波瀾，引誘他說出奸情，空污了李氏清白。十六日，又不該抵換低銀，於中又拿出四兩，把二兩禮儀又收下了。你不該四月間寄那詩鞋一事，情理可恨。你死後之罪不小矣，但未奉勾取，未便深究。先把他雙目挖出，待他還轉陽間，受雙瞎報。壽終之日，量罪施行。」先把于時雙眼挖出，血淋淋的。鬼使鞭上，推他出了鬼門關，還魂去了。

李玉道：「王楚楚雖係貪淫，是懷生子之心，以接宗祧，其情可原。孔良宗人尊為師，輕薄主妾，希圖錨銖，又敗人之行，傳與於時，致生小怨，而險把無辜有玷，其罪莫大焉。」令鬼卒重責二十，送轉輪王，著令往江侍御家為犬。三年後，被穿箭藥死，再轉輪回。王楚楚免責，送轉輪王，著令往江侍御家為一雌貓。為李氏捕鼠，以報受玷清名。每年產生數貓。存留好種，世報江門。五年後再轉輪回。批訖。

且說江公後病好回家，獨待新姨最厚。每夜間未免攜雲握雨，新姨懷了身孕。正是：

著意種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至次年二月，也是一個兒子。大夫人見了，歡喜之極。著人報與老爺知道。

江公正買得一隻雪裏拖槍日月眼的小貓抱了進來。又聞新姨生子，快活之極。竟到房中來看。那貓一跳，在新姨床邊，伏在地下，動不也不動，猶如養熟的一般。江公私謂夫人曰：「這個兒子是也，不須疑心得的。」夫人笑曰：「這是真正老狗養的。」過三朝將及滿月，算來正是楚楚生的大兒子周年。卻是一日雙喜。那諸親百眷不待邀請，俱擺賀禮慶賀。許表侄稱賀已畢，道：「稟上姑夫，侄兒有一奇事：三月前間，運糧船上，買得一隻金絲哈巴狗兒到家。祇是不住的叫，食也不吃，已飢瘦了。昨日鄰家召仙，侄兒往叩功名，蒙許大發。因又說起狗之一事，仙乩批道：

昨日金絲狗，去歲孔良宗。

祇為心輕薄，投胎報主翁，

雪貓日月眼，前伏產房中。

王姨王楚楚，意與狗相同。侄兒歸家說與眾人，一齊叫他孔良宗，他便擺尾搖頭，似有欲言不能之狀。呼他道：『如果是孔先生，快快吃飯，明日送你江衙裏去。』他登時把飯吃了，再也不叫，如今特特送來。」一眾親友稱奇。江公亦訝，祇見素梅抱出貓來，大家一齊歡喜。便叫：「蘇姨娘。」那貓應了一聲，連叫連應，連江公笑得不住。貓犬俱交素梅收了。吹打送席，做一本新戲名為《萬事足》。

正在半本之際，報人一聲鑼響，搶將進來。報道：「老爺新起福建巡按御史，敕上專為科舉。伊邇著江五常，聞報即時起馬，毋負朕意。」抄部文的打發了報人，諸親一齊把酒稱賀道：「一日三喜，亦是罕聞。」許侄曰：「一日三報，亦是奇事。」江公說：「甚麼三報？」許侄曰：「狗報，貓報，方纔官報。」親友哄堂大笑。江公道：「老夫正欲堂前寫一對聯，曰：

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。如今起了官，這對兒不能對下。許侄曰：「姑爺略改過幾個字兒，也還貼得的。」江公道：「怎麼改？」許侄曰：

「為官一味清，有子萬事足。」江公大笑：「改得好。」登時取一幅硃砂紅紙，寫完貼了。做完下本戲文。

次日，打點到任，親友餞於西水驛。江公笑曰：「我今應著關帝簽詩二句：

五十功名心已灰，那知富貴逼人來。」親友續曰：

更行好事存方好，壽比岡陵位鼎臺。親友大笑而別。

須臾，道尊、府縣鄉紳，舉、監、生員一齊奉餞。江公道：「治生有何德能，勞大公祖、太父母，老先生齊來賜顧，何敢當之。」一眾官員道：「還有唐詩集句，奉為祖餞：

治教休明泰運開，（何中） 乘驄今向閩南來。（楊鋒）

繡衣春暖神仙府，（劉宗選） 翠伯雙飛御史臺。

憂國正操言事畢，（施鈞） 觀風須展濟川才。（寶年）

誰知草偃風行處，（陸放） 文化如今遍九垓。（條苦令）

江公深謝，歡然而散。隨掌號開船，三十名纖夫，把那座船似行雲流水一般，風也似快，登時拉到陸門。

天色晚了，江公辛苦，船上初更便自睡了。約摸二更時分，那船已到皂林。見一個婦人呈一紙狀子，跪在江公床前，口內叫：「老爺，一紙下情在此。」江公接來看了，把那婦人一看，正是王楚楚。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去罷。」醒來已是三更。江公道：「原來有這般奇事。」未到天明，已過崇德。那縣令差人趕送下程。江公吩咐，再添十名纖夫船索，一扯到杭州。有司見是按院吩咐，敢不遵令，時到了塘棲。

未到申刻，船已到關了，吩咐取一名帖拜關主，就要開關，把船傍在碼頭上。正待上轎，聽見屈聲高叫。江公叫過來道：「為何事叫屈？」那人跪下道：「老爺，小的住在湖市，姓梁，家中接待客商度日。止生得兩個兒子，舊年偶然有一個餘姚秀才，叫做于時，在此尋館。鄰居家邊一齊攬掇小的，我們各家也有一二十學生，我們出了束修，要小的供他酒飯。上年二月坐館，五月初就病在小的家下，祇得請醫調治。後來到半月，雙眼瞎了，病到脫體。小的見他書已教不成了，眾鄰居各送半載館穀，學生早已散了。小的再出些盤纏，著人要送他歸去，他又死不肯歸，又要小的一年束修。直捱到年，又不肯去。白賴在家，前日他家中來尋，小的忍著氣，祇出了一年學錢，待他好回。他仍舊又住在小的家裏，動不動便道：『凌辱斯文。』小的情極，祇得奔告老爺。」江公道：「我非本地方官，也不便問得，但此一樁事，我也知道。快叫他來，與你趕他去罷。」祇見他扶了一個瞎子先生，到了船頭，一齊跪下。江公道：「于時，怎麼說。」于時道：「老人在上，聽生員跪稟。生員上年二月到他家教書，五月間偶得小恙，他家中大小人等，嗔怪在他家養病，把生員乘著病裏，竟把兩隻眼睛都弄瞎了。生員教書為業，一生止靠兩眼，如今瞎了，教生員怎樣教書來。老大人把生員一身，判在他家養膳便罷了。」

江公道：「胡說，你前年冬底在嘉興宜公橋王家教書，有一鄉裏孔良宗，托你寄銀二十六兩到家下，你暗中竊取一隻紅鞋，並詩一首，又到酒肆引誘他短處。到船中又換了低銀，又落了他六兩銀子。到上年祇丟去開罷了，你又忍心害人，把紅鞋做詩一首，央人寄到江家，害他閨闈參商，以致激死王氏。他拿你一靈至松江李王處聽審，李王命取汝眼珠，放你還魂。你今仍復作陷良民，罪愈深重矣。」向他家中尋來的人道：「快快領回，如違重究。」于時見江公說出心事，一毫不差，嚇得毛骨悚然。唯唯而退。那姓梁的主人，把頭叩個好響，叫：「神明老爺，若不遇著老爺，被他累死了也。」江公又差皂隸二名，押他到餘姚本縣討了收管。那于時好生沒趣，祇得收拾，叫乘轎子，抬了而去。

江公穿城過了，竟到浙江驛起夫進發。他坐在船中想道：「這于時一節，若非楚楚夢中呈得明白，祇我何由知之。」正是：夢中言語記來真，莫道：無神又有神。萬事勸人休碌碌，近時報應不差分。

江公未及一月，到了隔界。那官員人役涌來迎接。到任行香放告，料理秋闈。三場任事謹慎，揭曉得了九十名門生，就如得了九十個兒子一般，人人孝敬。將次完了武場，差人進京復命，自往家中快活。見了夫人、新姨、四個姬妾，又不願做官了。後來江文先進了學，兩個小兒子後來同入了伴，三子並皆登第，官居臺省。夫人累封，子孫奕世金貂，至今為秀水名家焉。

總評：

孔良宗誘奸主妾，王楚楚借便風流。懲於夭折，報於貓犬，氣亦平矣。而于時心存胞毒，險害貞姬，抵換低銀，生機巧竊，殊為痛恨。李王雲彼雙珠，絕彼惡業，是莫大功德也。不遇江巡，盡吐其隱，而猶然逞狠，焉有南歸耶。新姨孕子，皆因貞處生來；夫人累贈，亦是賢德之報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